

■视频回放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有钱有闲的南京人
看看话剧也不错

话剧的处境很艰难

提起熊国栋,喜欢话剧的南京观众一定不陌生,他执导的《路在你我之间》、《城市女儿》、《爱的徒劳》、《天边外》、《四季如梦》、《秃头歌女》、《打开窗户说亮话》等话剧,给南京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位话剧界的行家里手对话剧的现状了如指掌。“比较艰难。”这是熊国栋的判断。他表示,因为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的冲击,目前话剧市场很不景气,话剧演出场次少,看话剧的人也少,可供演出的好剧本更是少之又少。

南京的话剧也曾火过

讨论中国的话剧,不能不提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和红红火火的文学一样,80年代也是话剧的黄金时期,一大批质量上乘的话剧应运而生。当时有“北绝南路”的说法,“北绝”是指轰动北京的《绝对信号》;“南路”则指的是熊国栋导演的《路在你我之间》。那时,熊国栋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学成归来,有信心也有野心,他把一些西方现代戏剧的元素大胆放进了表现“待业青年人生选择”的《路在你我之间》里,结果大受观众欢迎,这部戏在当年的东风剧场连演了40多场。“当时大剧场每场的上座率都在百分之八九十。”说到当年的辉煌,熊国栋显得很平静,因为没过多久,大剧场就坐不到一半人了,有的时候甚至演员比观众还多。

小剧场渐成主流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选择在小剧场演出是一种方法。10多年的实践,小剧场话剧不仅已经能与大剧场分庭抗礼,而且渐渐成了话剧

本周一晚,当著名话剧编剧、导演熊国栋坐在快报“生活南京”的视频直播现场时,南京洪武路上的南京演艺小剧场内正在上演一出名为《爆玉米花》的话剧。熊国栋是这出戏的导演,本应在演出现场进行指导,但是为了在电脑前等候他的话剧迷们,他戏剧性地选择了“临阵脱逃”。

的主流。“一开始是无奈之举,大剧场坐不满,没有气氛,就想到了小剧场。”熊国栋表示,就经济上来说,小剧场的运作成本比较低,机制比较灵活;就演出效果来说,因为小剧场比较小,舞台和观众的距离非常近,这就很有利于演员和观众的互动。“模糊舞台和观众之间的界线,这是小剧场特有的魅力,”熊国栋认为,“在大剧场,观众和演员泾渭分明,一副我演你看的派头,不利于观众对剧情的理解和认同,而小剧场就灵活多了,有的戏你甚至就可以让演员直接到观众席中与观众对话,小,意味着大家可以靠得近些,近了就显得亲切,显得更加真实和生活。”

寄希望于“梦想时代”

与电影、电视、网络相比,话剧是落寞的。话剧大师黄佐临十多年前曾经预言,中国话剧的复兴需要三十年。他认为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都奔钱去了,等钱赚到了以后,再回到剧场可能需要三十年。熊国栋比他的老师要悲观一些,他认为需要四十年。“有一个研究未来学的学者表示,人类在经过了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物质比较丰富之后,很可能会迎来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梦想时代,到那时候,人们想的不再是挣钱,而是想着花钱买故事,买想象力,买梦幻般的生活方式。”熊国栋认为,到人们有钱又有闲的时候,话剧的春天也就可能真的来到了。说是这么说,差不多和话剧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熊国栋还是希望,有钱有闲的南京人能走进剧场,看看话剧。“话剧是个好东西啊。”他说得没错。

快报记者 倪宁宁

■嗑书成瘾

单筒望远镜中的
“中国屏风”

这是一部系列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在不同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他们像是镶嵌进中国历史的巨大屏风中的画面人物那样,经历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风云变幻。著名作家邱华栋的这个系列称为“中国屏风”的小说,包括三本小说——《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和《贾奈达之城》。作者试图从外国人的视角来叙述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看法,小说中所有的叙述者都是外国人,外国人的口气、外国式的想法、外国式的做事态度遍布其中,作者的目的是想做到“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

这个系列选择了近代中西交流史上最典型的三个事件。《单筒望远镜》把我们重新带进义和团运动的潮流之中,以一个法国女人阿苏尔在中国的经历再现了那场运动的复杂性。《骑飞鱼的人》则把太平天国的旗帜挂在了我们面前,在这场利用了基督教的农民起义中,居然还有英国人林德

利的参与,太平军的英勇无畏和后来的腐化堕落在他眼中一一呈现。《贾奈达之城》写的是英国人黛安娜·西普顿和丈夫艾瑞克在中国的历险故事,他们一起到新疆历险,黛安娜与向导柯尔克孜族人赛麦特产生了感情,饱受煎熬。最终,在一次雪崩中,赛麦特为搭救他们夫妇俩而丧命。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写到的这三个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事,都有真实详细的文字记录。在小说中,作者也极力做到接近西方人的真实想法,对故事的设计、人物的刻画、叙述的技巧很是费了一番心思。在《单筒望远镜》的第一部分,采取夭折儿子的书信,在信中,她对旧中国的脏乱、砍头等种种“恶俗”进行了奇观式的描写;第二部分是一个剧本,作者是英国人阿苏尔的钟情者普利南,作者格外用心地将剧本中“作者:约翰·普利南”的字眼显著标明,试图营造一种虚构中的真

实氛围,剧本写到了义和团与传教士的激烈血腥的冲突;第三部分的叙述人又成了阿苏尔,借用的是回忆录的方式,将义和团进攻北京教堂,疯狂搜捕传教士写得格外传神,也写到了八国联军对义和团和平民的残忍杀戮,对宫殿奇珍异宝的大肆抢夺和破坏。

作者在《骑飞鱼的人》后记里写道:“恢复历史现场的话语,是小说家想像力才能展现的最佳场所。”他确实是在努力地恢复历史现场,但这种努力却带有很多刻意的痕迹。这种刻意的接近在阅读中随处可见,甚至造成了叙述的繁琐和臃肿,影响了故事的流畅和深度。这种刻意接近的方式在其他两部作品中也一以贯之。这让人忍不住怀疑:作者真的能在叙述中变成一个西方人吗?真的能做到“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吗?其实,我们在阅读中看到的恰恰不是西方人的内心世界,而是一个中国作家对西方人的想象。 宋强

■慧远说书

“张迷”的文化乡愁

在今天的读书界,所谓“张迷”,已是越来越多了,他们不仅折服于张爱玲组织的文字魅力,同时,亦沉溺在张爱玲孤独一生的个人宿命里。在人数众多的“张迷”中,淳子既是对张爱玲的作品研究用功甚深的一位,也是在张爱玲作品的研究视角上最别出心裁的一位——针对于前者,淳子理解张爱玲,有着女人之间的相知与体贴;针对于后者,淳子不但通读了张爱玲所有传世的作品,她还跟随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剧组,遍寻张爱玲在上海的印迹,并以文字的形式,精心绘制了一幅“张爱玲城市地图”,以城市的记忆解析张爱玲的私人世界;以张爱玲的文字为脉络,去书写一座城市的细节、考证一座城市

的变迁。这幅城市地图,既蕴涵着此时此地的怅然,也蕴涵着前尘往事的喟叹,淳子为它取了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叫《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

一座美丽的城市,既需要丰富的地脉,也需要足够的人气。地脉,是往昔重现,是乡愁的凭藉,是城市的历史与记忆;人气,是市井喧闹,是精英荟萃,是一座城市亲和力的体现。地脉是城市的物质基础,人气是地脉的文化底蕴。没有地脉,人气就会萎缩;没有人气,地脉就会贫瘠。淳子之所以执著地搜寻张爱玲的出生地、求学时的教会学校、短暂居住过的里弄或者公寓、甚至偶尔去过的电影院等等,我个人觉得,她并不单纯是为了挖掘其间“或显或隐有趣的乃至至关

重要的故事”,她其实也是在梳理一座现代化都市的地脉,搜寻一座现代化都市的人气,为那些已然消逝的生活,为那些即将消失的风景,留下一些坚固的文字见证。

淳子说:“拿一本张爱玲的书,去她曾经住过的房子,比如是显影水,其作品的原生态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又比如一个片场,书是旁白,亦是戏码,人物在文字的安排下全都活动了起来,且都有了着落。”使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有了着落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淳子通过对“张爱玲城市地图”的书写,通过一次与张爱玲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都市家园日渐荒芜的忧虑,表达了一种与张爱玲的作品相似相知的文化乡愁。 慧远

■鲜书候赏

《山河入梦》



作者:格非
制造:作家出版社
品种:小说

新鲜度:2007年1月

舌尖辨味: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第二部,讲述了在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出生于大资本家家庭的姚佩佩与梅城县县长、40岁的老革命谭功达之间的一段曲折迷离悲情故事。

《锅盖头》



作者:[美] 安东尼·斯沃夫尔

制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品种:小说

新鲜度:2007年1月

舌尖辨味:1991年的海湾战争,堪称美国有史以来媒体报道最及时的战争,本书第一次用近乎视觉呈现的方式大规模展现了这场战争中有血有肉的人与人性,把海湾战争从天上拉回地面。

《刘心武揭秘古本
〈红楼梦〉》

作者:刘心武
制造:人民出版社
品种:社科

新鲜度:2007年1月

舌尖辨味:2007年,刘心武继续他的红楼揭秘之旅。刘心武认为目前流行的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红楼梦》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要读《红楼梦》应读古本《红楼梦》。究竟什么是古本《红楼梦》?哪个版本的《红楼梦》最接近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关于《红楼梦》的疑团,本书将一一破解。

《中国城市口水战》



作者:老枪
制造:当代中国出版社
品种:社科

新鲜度:2007年1月

舌尖辨味:北京和上海、成都和重庆、武汉和郑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拥趸,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对手”,网络上最激烈的口水帖,莫过于地域自恋和地域攻击帖。本书理性地分析了走向尖锐冲突的城市关系,以期找到和谐的解决方案。

■且尝且high



《女性主义者的饭票》是上海当红专栏作家孙未继《富人秀》、《寻花》后的又一精心之作。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那一半、这一半、关联、片断。看似漫不经心,但每一个主题词都有着自己的表情,每一部分都充满着独特的个性。“那一半”是站在女性的视角看男人。“这一半”则是女性对自身内心的情感思考。“关联”中的种种印证了一点:无论这世界有多么荒诞,爱永远不需要理由。而“片断”则是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命轨迹。

女性主义者的饭票

当成了长期饭票。

一本妇女运动的圣经,竟然出自一个男人的经济支持,而且资助的理由是基于他和女作家的情人关系。《第二性》的fans,女性主义的追随者们,知道了这个事实后,你们该不会捶胸顿足,愤而焚书吧?

但是西蒙·波娃很坦然。她曾经公开对记者说,因为萨特早年继承了一笔祖母的遗产,经济状况很好,所以萨特为她买单,她一点也不顾忌,他们还一起用这笔钱去旅行。至于写这本书,如果当时她不要把萨特当作饭票,她就必须去工作,也就不会有时间写作,也就不会有这本女性主义的著作诞生了。

她的坦然基于她的价值观。其一,她并不认为金钱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施与。其二,她自信自己的价值,不会因为经济上的附属关系,而成为男人精神上的附庸。

今天的女性,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正在使用长期饭票的;一类是有长期饭票,但为了表示独立,严格采用AA制的;一类是没有长期饭票,但致力于寻找的;一类是没有长期饭票,决意靠自己谋生的。

不管各人对于“饭票”的态度如何,今天,“饭票”这个话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来得敏感。

有饭票的女人,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愿意炫耀自己的优越,可能对失去的恐惧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采用AA制的女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调自己的独立,对任何经济上的接受都特别敏感。找寻饭票的女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忱,以致于《怎样嫁给有钱人》这类的书屡屡创下畅销奇迹。不要饭票的女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愿意表明自己的平等坚强。

这种神经质的敏感,只说明了一个原因,因为金钱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重要。社会价值观已经开始只认金钱这一个衡量标准,并以此衡量每个个体的成功与否。

什么思想、文化、道德、哲学,都靠边站吧。

上个世纪,西蒙·波娃用她的坦然告诉我们,真正的自尊,不需要执着于经济关系的独立,经济的独立其实也并不能证明什么。

到了这个世纪,连男人们也开始敏感自己的“饭票”地位,金钱在这个时代成为了如此重要的砝码,所以,男人们也希望花钱交换回来的是绝对的温柔贤淑,而不是一本女权主义的圣经。

恐怕今后,也没有一个男人,会像萨特那样,甘心情愿地做一张女性主义者的饭票了。

孙未文(摘自《女性主义者的饭票》作家出版社)